

歷史故事叢書



辛亥革命的故事

山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小故事丛书

辛亥革命的故事

葛子厚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历史小故事丛书
辛亥革命的故事

葛子厚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67×1002毫米32开本 2.5印张 34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1—31,500

书号 R10099·1259 定价 0.23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人民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历史小故事丛书》中的一种。书中介绍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发动的辛亥革命的故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这在今天，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 录

一个可耻的条约·····	(1)
振兴中华·····	(5)
“不惜流血，争取共和！”·····	(15)
假立宪不得人心·····	(19)
斗争风潮，日甚一日·····	(25)
大革命的导火线·····	(38)
号炮没有打响·····	(45)
出乎意料的胜利·····	(50)
成立湖北军政府·····	(55)
第一个共和国·····	(62)
袁世凯的一打一拉·····	(66)
只把一个皇帝赶跑·····	(70)

一个可耻的条约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许，几个上穿淡红色背心，下着湖绿色长裤，脚登黑色靴子的轿夫，抬着一顶飞檐翘起、光彩闪闪的中国官轿，在一群护卫人员的前呼后拥下，出现在日本马关的狭道上，正向一座行馆走去。

咦！中日正在交战，中国军队吃了败仗，为啥中国的官轿还要在这儿大模大样地抬进抬出呢？这引起了日本人的好奇，纷纷围上观看。

原来，坐在这顶官轿里的人，是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年纪七十多岁，显得暮气沉沉。他是奉皇帝之命来到日本，同日本总理大臣伊藤讲和的。虽然中国吃了败仗，但他并没有放弃平日喜爱讲排场的老习惯。现在，他刚离开谈判的春帆楼，返回自己的住处。

这时，他坐在轿子里忽然感到很不舒服，背部便向后面的软垫靠了靠，两只手臂平放在座位的扶手上，下颌抵着手背，闭目养起神来。然而，他的脑神经却怎么也松弛不下来，一直被谈判中的许多辣手问

题，死死地纠缠着。

.....

想到谈判又陷于僵局，李鸿章不免心惊肉跳。他直起身来，仰面自叹道：“日本政府是要夺取大清江山，战败国的大臣不好当呀！”

官轿悠悠晃晃地离行馆不到一百码了。一路上看热闹的日本人越拥越多，突然从人群里窜出一个凶汉，逼近官轿。护卫人员都惊呆了，不知所措。眨眼间，那个凶汉拔出手枪，对准官轿“兵”的一枪，就逃之夭夭了。官轿里面传出“啊！”地一声惨叫。

等到护卫人员清醒过来，诚惶诚恐地打开轿门一看，李鸿章已血流满脸地横倒下去，子弹击中他的左部面颊。一个幕僚见此情景，吓得面无人色，结结巴巴地说：“大大大人，受惊惊了！”李鸿章用手掩面，痛苦地说：“快、快、快回去！”轿夫们把轿子飞快地抬进了行馆。

李鸿章被刺的新闻传开了，世界舆论纷纷谴责日本，认为它不配称为当代的法治之国。日本政府慌了手脚，同意李鸿章在首次谈判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无条件停战，中日双方签订条约。

李鸿章在行馆里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议和的道路已扫清，精神顿时振作了起来，洋洋自得地对手下

人说：“日本永远不能征服大清国。就是和谈失败，皇帝与政府可以退至山西省，无限期地争斗下去，牺牲几百万人是没什么的，最后日本政府必将被迫让步……”一时，他竟忘了自己面部的枪痛。

过了一星期，李鸿章脸上的枪伤略微好了一些，又和伊藤进行和谈。伊藤在会上气势汹汹，毫不客气地说：“缔约条款：一要让朝鲜自主；二要割奉天南境及台湾、澎湖各岛；三要赔偿兵费白银三万万两；四要添开口岸、减轻关税，此外还要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限在四日内作出答复。”

李鸿章自感嘴软三分，讨价还价地说：“我们只能割让安东、宽甸、凤凰城、岫岩州及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一万万两，通商权利仍照各国规定成约。”起初，伊藤不肯答应，经过再三磋商，才勉强地说：“割地内减去宽甸，赔款减至白银二万万两，进口货税仍照旧例。”

“是否再少赔一些银两？……”李鸿章还想辩解。

伊藤一听，勃然大怒，打断他的话，说：“照这条件，我国已让步到极点，贵国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只得两者取其一，条约的内容是不可更改的。”

李鸿章眼看日本政府不可能让步，再也不敢申辩，只得有气无力地说：“好吧，容我禀报皇上！”

四月十七日上午，李鸿章和伊藤双双走进春帆楼

会议室，分别在桌子前坐定，代表各自的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

日本政府在中国一手挑起的甲午战争，最后却以中国割地赔款而告终，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更糟糕的是，日本强盗所捞到的好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同样要求得到。这些帝国主义强盗把中国当作一块肥肉，东割一块，西占一块，各自纷纷划定势力范围。腐败昏庸的清朝政府，只得见一个强盗磕一个头，一一顺从照办。从此，帝国主义对中国从军事侵略扩大到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制造形形色色的工业品，用以剥削中国人民，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破产。同时，清朝政府又无钱交付条约中的赔款，就一面加紧搜刮广大人民，一面以关税、盐税等给帝国主义强盗作抵押。这样，又在中国人民脖子上套上一副又一副更加沉重的枷锁，直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华民族处于严重危机之中。

“要发愤自强！”“要振兴中华！”广大爱国青年和有志之士，义愤填膺，热血满腔，他们有的投笔从戎，有的出洋求学，有的组织政党，有的致力于说教，……个个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兴亡而日夜奔走。

振 兴 中 华

“卖报，卖报，刚出版的日报……”

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一天上午，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上，一个报童边走边起劲地叫卖着。

此时，从这条街的十三号“乾亨行”里走出一个约摸三十岁的男子，中等身材，神态很精神。他走到报童跟前，买了一份报纸，就边看边往回走。

一条有关美化中日和谈的消息映入他的眼帘。他紧皱眉头，愤愤地“哼”了一声，加快脚步走进“乾亨行”。那儿早已有几个人围在一起，正议论着什么，当大家看到他时，就纷纷问道：“报上有什么消息？”

他指着报纸说：“清廷是没有希望了，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还粉饰太平，欺骗民众。民不聊生啊！我们得加紧准备，推翻清廷！”

说这话的男子，就是孙中山。一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眼看清朝政府接连打了败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深深感到清朝政府腐败到了极点，从



此立志要推翻它，以拯救中国。当年秋天，他来到檀香山，联合了二十多个经营小农场、小商店的华侨，于十一月间组成了一个革命团体，名叫“兴中会”，意在复兴中华。并发表宣言，一面指出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严重危险，一面揭露清朝政府腐败卖国和压迫人民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朝统治。为此，他于第二年辗转于广州、香港等地，扩大“兴中会”组织，联合全国有志之士，准备发动广州起义。他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开设了这家“乾亨行”，表面上做买卖，实际上是“兴中会”的总部机关。他在这里修订《兴中会宣言》，列举事实，一一揭露清朝政府的罪恶。

现在，孙中山看到清朝政府打了败仗，割地赔款，不以为耻而反以为荣，必将激起更大的民愤。他觉得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时机，就和在座的“兴中会”成员陈少白、陆皓（hào号）东、郑士良、杨衢（qú渠）云等讨论起时政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

“两广总督李瀚（hàn汗）章依仗他哥哥李鸿章的势力，做生日时，竟要他的下属敬献一百万两白银作为寿礼。这笔钱又落到老百姓头上。”

“这家伙的巡防队，大白天竟敢公然抢劫老百姓

的财物。百姓愤怒，起来反抗，巡抚衙门视为犯上作乱，把无辜的百姓投入监狱。”

“民情鼎沸，怨声载道，这个清廷已是穿心烂了！”

“李瀚章把手下的军队解散了四分之三，留下来的人也极为不满。我们不妨联合这部分人作为武装力量。”

孙中山听了大家的意见，毅然作出决定：利用重阳节（阴历九月初九）回乡群众来省城扫墓的机会，炸毁两广总督署，夺取广州。他还具体说道：“参加的人员贵精不贵多。当年太平天国刘丽川夺取上海城只有七个人，今天的广州虽不能同当年的上海相比，但是只要有敢死队一百人，也不怕攻不下。城中重要衙署虽有军队防守，但防卫松懈（xiè 械）。只要五人为一队，配备枪械炸弹，由府署后面攻入宫眷（juàn 倦）住房，将长官捉住或杀死，这样，全城便没有发号施令的人。再以二十人进攻衙署，同时在城中要道埋伏二三十人，以阻击城外援军，并将横街小巷的铺屋轰塌，使其援军不知城中虚实，不敢冒死进入。完成任务的队伍，就分头放火，壮大声势。这样就有希望成功。”

说到这里，孙中山顿了顿。只听陈少白有点担心

地建议道：“人还是多一些好，这样更有成功的把握。”

孙中山沉思一会儿，点头表示同意，就将原来的“外起内应”之计，改为“分道攻城”之策。他进一步分析说：“重阳是我们粤俗扫墓的日期，人们都要回省城去，那时来往的人一定很多。除了在广州组织起北江的绿林、三元里的乡团、香山和顺德的会党外，香港过来几千名三点会成员，可以乔装打扮成扫墓人，混进城里，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然后分头攻取广州，就更不成问题了。”

最后，他又强调说：“要保证起义成功，我们的骨干应该分头去带领这些队伍。为了便利指挥，我们须在广州设立机关，专门接洽起义人员和贮藏武器。举义的口号为‘除暴安良’，参加起义者，臂缠红带为暗号。”

听了孙中山这番精心的部署，在座的个个都兴奋异常，连声说好。

陆皓东胸有成竹地表示道：“我们要设计出一面青天白日旗，来取代清廷那面张牙舞爪的黄龙旗！”

大家点点头，表示赞成。

孙中山和大家商量好，就按计划行动起来。他已经经常来往于广州和香港，并和陆皓东、郑士良等在

广州双门底租了一间王氏家祠，假装成办一个农学会，实际是预备做九月九日起义的总机关；又在鹹（xián咸）虾栏张公馆设一分机关，专门贮藏军械，还于河南头咀设制造炸弹处。同时，还策反了广州防营水师，“镇涛”舰管带程奎光表示一定起来响应。

十月二十四日（阴历九月初八）晚上，陈少白等骨干先后来到广州。陈少白住在一个亲戚开的铺子里。

第二天天还未亮，陈少白就起了床，来到起义总机关——农学会。不一会儿，绿林首领、军队首领、民团首领都先后来领军械、讨口号、等命令。只等杨衢云把香港的人马和军械带来，起义就可以开始。时间在不停地过去，天已渐渐放亮，约定起义的时间过去了。各路首领焦急地问陈少白怎么办？可是，孙中山未到，陈少白不敢作主，又不知道是否有变化，急得他满头是汗。他不停地看看手表，心想：“杨衢云带领的三点会三千人马和军械、存款，是搭夜班轮船从香港来广州的，照理在早上六点钟就应该靠岸，怎么现在还没有来？杨衢云这个人好争权夺利，贪生怕死，处处为自己打算，会不会……”

上午八点钟，孙中山急急匆匆地出现在大伙眼前。

陈少白喜出望外，连忙上前问道：“人马怎么没有来？”

其他各路的首领也都围了上去。

孙中山默默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电报纸，递给陈少白。电报是杨衢云打来的，上写四个字：“货不能来。”

陈少白性急地问孙中山：“这事怎样办呢？”未等孙中山开口，又说下去：“事到如今，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失败。我们暂时停下来吧。”

孙中山用眼睛扫了一下各路首领，看大伙正期待他拿主意，就说：“好吧，暂时停下来再说！”他当即叫在场的人回去待命。同时，打电报给杨衢云：“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众人走后，孙中山一面将有关的重要文件烧了，一面对陈少白说：“我们现在处境很危险，不立即走开，过时恐怕不能脱身。你先离开广州到香港去吧。我留下，后事办了，就撤退。”

陈少白担心孙中山的安全，劝他说：“还是我留下妥当，有什么事你吩咐，我来办！”

孙中山不同意，大义凛然地说：“同志们都不怕死，我怎么能遇到危险就只顾自己先跑呢？”

陈少白执拗不过，不得不忍心地告别，当夜乘

“泰安”夜航船回到香港去。

当天傍晚，孙中山看看后事都已办妥，为了不让兵弁（biān 辨）发觉，就与朋友去参加一个牧师举行的宴会。途中，遇见了清朝政府追捕的兵弁。那位朋友不由得问孙中山：“为什么今晚沿途兵弁那么多？”

孙中山神态自然，笑着告诉他：“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在传说孙文要举事。这些兵弁是来侦察我的行迹的。”

这个朋友平时受过孙中山的宣传教育。现在听孙中山这么一说，对他镇静自若的神态，更是敬佩不已。

兵弁看他们谈笑自若，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以为是教会里边的人，就没有跟踪他们。

严重的情况发生了，参加起草讨清檄文的朱淇，向清朝政府自首了，密报了广州起义的全部经过。于是，清朝政府开始派兵弁大肆搜捕，先后捉去陆皓东等五人。清朝政府的黑网已经张开，杨衢云又不执行孙中山的电报指示，依然要两百多革命党人乘船向广州驶来。船刚靠岸，当场被埋伏在岸边的清军捕去四十多人，使革命受到很大损失。

陆皓东被捕后，在敌人面前，毫不屈服。他虽受尽非刑，仍拒绝供出任何一个革命党的名字，表现了